



# 在推理女王的書房旁聽

黃元鵬  
◎ 旅英文字工作者

倪匡說過一件小事：有一年他的妹妹跟他說，她想寫小說；於是她就去寫了。他的妹妹就是香港的另一位名作家亦舒。倪匡因此說：想寫小說，直接去寫就對了；會問人家如何寫小說的，永遠學不會。關於寫作，有些事繫乎天分而不可學，但是，畢竟也有許多地方是可以傳承接受的。事實上相信寫作可學而致之的必然居多，否則世上不會有那麼多寫作課程，以及連帶出版的寫作指南充斥書市。這類書我不知看過多少，老實說總覺得看一千本與看一本，差異實在不大。很多事必須於做中學，寫作也是。再引申一點，想從他人身上學寫作，最好的方法是親炙。只有在近身觀察學習的過程中，許多理論所不及卻意義深遠的細節或者難以言詮的關鍵，才能或多或少被學習者認知而領會。禪宗說「從門入者不是家珍」，我們或許也可以說「從門出者亦非家珍」。且不說禪宗此處只是比喻用法，放到現實中看，既知財不露白的道理，珍貴異常的寶貝，誰會光明正大、招搖地從大門進進出出呢？以名家為師學習寫作，除了前面提到的理論所不及卻意義深遠的細節或者難以言詮的關鍵，另外也可能還有些刻意留手的不傳之祕，是無法從寫作指南的課程或書籍中獲得的。這是另一個必須設法親炙學習的理由。

最後一個理由，是爲了「除魅」。梁實秋曾透露一個關於聞一多的八卦：聞一多一向好於文章中使用生詞僻字，很多人乃拜服於他的博學。有一天，有人撞見聞一多寫作，原來他是拿著一本大字典邊查邊抄。下次遇見百科知識如江河滾滾而下的作品，先別急著仰慕，說不定該大師根本就是蹲在百科全書上寫作的。這就是「除魅」。簡單說，除魅就是還原本來面目，祛除附加的神祕塗料，不論是神化的或醜化的。除魅讓我們了解：世上沒有超人，大家都是凡夫俗子，他們和人人一樣，每天柴米油鹽；或者換個可能，是提醒我們，若有人三十歲便掌理數百人的公司，並非因為才智過人，只是「血統正確」罷了。以上適用對象可以延伸到其他領域，當然不限於寫作。

親炙一途，對學習者固然如虎添翼、事半功倍，並不保證便能得道昇天。相對地，只要有心，就算無緣相會、無幸親炙，在隆重的寫作指南之外亦能盡可能從名家相關作品的枝微末節中見微知著、體察深意。那麼，哪些枝節最能揭露名家的創作實務而予有心人啓發？筆記無疑便是一大資源。不論你是想學寫暢銷小說，尤其是推理小說，或者純粹只是好奇你手上的《ABC謀殺案》、《尼羅

《阿嘉莎·克莉絲蒂的祕密筆記：五十年間製造中的神祕事件》）就是一本值得你閒來瀏覽再三的好書。

若說柯南道爾是偵探小說之王，尊稱阿嘉莎克莉絲蒂為推理女王，應該無人會反對。他們兩人同是英國人又生當同代，也算是歷史的巧妙安排吧？數十年前遠景出版社在三毛的策畫下，引進阿嘉莎克莉絲蒂的作品，至今雖然人事幾經滄桑，遠景早非當年叱吒風雲，三毛神祕自殺、出版家沈登恩先生也已謝世多年，而阿嘉莎克莉絲蒂的推理作品轉由遠流出版，至今盛勢依舊不衰。如同所有大作家，阿嘉莎克莉絲蒂身後也遺留不少第一手文獻。她是否也曾公開談到如何創作推理小說，我不曉得。可以確定的是，她所說過的必然不如*Agatha Christie's Secret Notebooks*的內容所能呈現的來得真切具體。*Agatha Christie's Secret Notebooks*源自她所留下的73本筆記，這批筆記竟被她的後人塵封多年，直到2004年才重見天日，由John Curran從中辨識、爬梳，整理而成本書。此時，連她的孫子都已是白髮蒼蒼的老者。

John Curran解讀阿嘉莎克莉絲蒂這批筆記的重點，在於證明一件事：阿嘉莎克莉絲蒂寫作半世紀，出版數百篇作品，每一篇各有人物、情節、背景，然而她並沒有神祕的記憶能力。她所倚賴的，正是老老實實地筆記備忘一途。筆記中所記錄的，包括故事的規劃、人物及場景設定、備案，還有定稿時被刪去的橋段。John Curran是位檔案學家，他和阿嘉莎克莉絲蒂的孫子Mathew Prichard顯然私交甚篤，才能獲邀去整理阿嘉莎克莉絲蒂遺留下的文獻資料，乃至從中挖掘出這批傳說已久卻無緣面世的筆記。儘管如此，這批筆記除了John Curran，其他人依然見不到。因此，John Curran的分析與詮釋便是既權威又獨家了。

我看*Agatha Christie's Secret Notebooks*的態度不是名人崇拜乃至延伸而出的戀物之癖，也不是為了考證大作家的生活起居。在我看來本書最大的價值，無非是部分地描繪了一個具體的創作歷程；在此歷程中，這批筆記具體而微地訴說著心靈與筆、筆與紙的真實互動。它一方面能予小說寫作者啟發，一方面也能給久被電腦壓抑的心靈紓放的啟示。

書寫，是心靈與思考的延伸。然而，我們的心靈應以何種形式具體展現？反過來說，展現的形式也決定、限制了心靈與思考的性質。比如說：人的思考是跳躍式的，透過電腦化的書寫工具（如各種文書軟體），絕大多數情況下，你只能有線性的、文字化的思考。再者，是分類、組織等「效率化」思考，反而阻礙了思想的創新。原因很簡單，任何組織都是一種定型化的秩序，而此秩序必然限制創新的可能。別忘了：所謂創新，往往不外就是事物之間某種新關係的發現。凡事總是禍福相倚，分類、組織是無可奈何的必要之惡，這一點我們應謹記在心，隨時準備好打破既定的規則。

基於以上兩點，我對手寫筆記遂充滿無限傾慕。更精確地說，是手寫「雜」記：它可以寫、可以畫、可以塗塗抹抹、可以此處夾一條便簽、也可以那邊貼一張剪報。而且，完全不需要目錄、索引、分類這些組織與管理作法。這是十足的「人味」，一點都不「科學」，卻是心靈解放、創造的一大契機。常於街頭看見有為人士手持筆記型電腦、PDA或者手機而「奮指疾



書」，我看見的是受機械操縱的身心。若是偶爾遇見拿著紙筆書寫的，才能覺得看見一個自由、彈性的心靈。達文西的筆記，一直是人們津津樂道的例子。此外如果不嫌虛構，電影印地安那瓊斯的《聖戰奇兵》那集，畫面裡不斷出現的關鍵筆記（但片中稱「日記」，diary），更是夢幻典型。筆記只是大腦的輔助工具，工具應服務於目的，偏重工具而忽略目的，才是一大迷思。

在*Agatha Christie's Secret Notebooks*中，我們當然看到了手寫筆記的所有特徵。據John Curran描述，雖然阿嘉莎克莉絲蒂多多少少曾試著針對內容索引、標註前後關聯，終究是少數，整體而言沒有任何進一步的組織。也就是說，她以筆記隨人，而非以人遷就形式化的組織。雖然John Curran這本書的出版，代表他已經對這批筆記「加工」過了，書中仍處處可見原始的「人味」，尤其是穿插出現的筆記原稿照片，讓人一覽無遺。

John Curran引用一段阿嘉莎克莉絲蒂《自傳》中提到筆記的話：「當然，所有細節還有待處理，一千人物也必須慢慢才會浮現到意識中，但我就是隨手在練習簿上記下漂亮的點子。一切都算順利，可惜一貫不變的是：我總會遺失筆記。通常我隨身都有個半打筆記本，記下卡在腦袋裡的想法、或者關於毒藥和藥品的知識、或者不曾在報紙上看過的小小詭計。假使我有好好整理這些筆記，為它們分類歸檔、貼標籤，一定可以為我省去許多麻煩。然而，很多時候我在這些成堆的老舊筆記間模糊摸索，搜尋當初潦草寫下的東西，也是一大樂趣。這些東西，像是『可能的情節——自食其力——女孩以及非親姐妹——八月——』如此這般的情節大綱，我早忘了究竟是什麼意思，卻能激發我新的想法。就算沒有寫出相同的情節，至少也能寫點別的內容。」

*Agatha Christie's Secret Notebooks*選在2009年9月15日上市，是阿嘉莎克莉絲蒂118週年誕辰紀念，讓世人得以一窺偵探女王、謀殺天后生平的部分傳奇。這批筆記的形式不一，大小厚薄都有，可見她真的是隨手拿來就用的。筆記的內容更是記載過程的直接反映：想到哪裡寫到哪裡，先來先寫，後來的排隊，沒多少條理可言。例如某冊筆記就包括了：（1）五十頁關於*After the Funeral*（《葬禮變奏曲》）和*A Pocket Full of Rye*（《黑麥滿口袋》）的詳細筆記，二者穿插記錄；（2）*Destination Unknown*（《未知的旅途》）的粗略筆記；（3）一本未創作小說的簡短大綱；（4）廣播劇*Personal Call*（一通私人電話）的三段不同的嘗試；（5）Mary Westmacott（小說中的主角偵探）新作品的筆記；（6）*Witness for the Prosecution*（《原告證人》）和*Unexpected Guest*（《不速之客》）的先期筆記；（7）關於Miss Perry（佩瑞小姐）這部沒出版也未演出的戲劇大綱；（8）一些詩作。這些筆記雖是備忘性質，由於諸多內容經常是簡略的隻字片語，難怪事過境遷之後，自己都覺得不知所云。然而，價值在於它們依然能發揮功能，成為作者創作的部分動力泉源。至於是否真有遺失？John Curran對比分析的結果是：就算有，恐怕也不多。

我在前文說，分類、組織是無可奈何的必要之惡，理由在於散亂的內容無法見出意義，必須經過適當的分類、組織才行。然而我們又必須知道，分類、組織絕非一成不變的，不同的

規則會產生迥異的意義。阿嘉莎克莉絲蒂留下的73冊筆記，內容既是雜亂無章，讀者自需一套自用的理解秩序，而本書正是John Curran自行分類、組織過後的成果。因為阿嘉莎克莉絲蒂的作品多達數百，而且參差散落在各冊筆記之間，John Curran採用的方法主要是以作品的性質為經，各部作品為緯，串連出各冊筆記中的相關內容。於是本書中主要各章的結構大略是：以兒歌為線索的故事、解謎類故事、發生於交通工具的故事、罪行回溯性故事、國外場景故事、劇作故事、發生於假期的故事、偵探白羅為主角的故事、引經據典相關的故事。作者為我們摘引出阿嘉莎克莉絲蒂的筆記中，與各類故事有關的內容，再對照最後的出版成品而討論。在各章之間，還有數章插曲，那是筆記中與作品無直接關係的其他主題，包括偵探社、其他犯罪小說作家、阿嘉莎克莉絲蒂自言自語、真實犯罪案件、猜謎、未用到的點子、靈感來源等。

在以上各章之前，先有一章總論阿嘉莎克莉絲蒂如何工作、寫作，我相信這是對一般寫作者最有用的。以下根據John Curran的研究所得，分別介紹他所歸納出的幾項通則。

阿嘉莎克莉絲蒂曾說：「寫作真正的工作之完成，在於思考故事的發展以及對它憂心不已，直到它正確無誤。這需要很多時間。」寫筆記對她來說，可以視為思想的草稿。不僅如此，也反映了她的生活點滴。John Curran說，整理這批筆記，最大的樂趣是：永遠不知道翻開下一頁將會讀到什麼，因而令人充滿驚喜。既然在筆記中，有日記、有塗鴉、有電話備忘、有書信草稿、有送禮清單、有工作清單、有已讀和未讀書清單，還有旅遊規劃與記錄等，這些內容交雜混記在一起，John Curran因此認定：阿嘉莎克莉絲蒂的創作工作，並不影響她生活中的其他角色。

John Curran進一步指出，如果稱得上有方法的話，阿嘉莎克莉絲蒂的工作「方法」，就是沒有方法。或者說，她的方法是：隨機（random）與隨興（haphazard）。對一個創造的心靈來說，這種自由的狀態，無疑是最有活力的。由這批筆記所呈現的混沌與雜亂，對照阿嘉莎克莉絲蒂一生作品質與量兼而有之的成績，John Curran相信，隨機與隨興的筆記方法確實比條理井然來得更有貢獻。

不過我們不應誤以為徹底放肆或雜燴、大鍋炒就是她成功的祕方。在筆記中份量最多的，仍是關於作品的可能主題、情節規畫、案件設計和修訂的軌跡。而且，仍有不容我們忽略的「秩序」。比如說，*Sparkling Cyanide*（魂縈舊恨）、*One, Two, Buckle my Shoe*（一，二，縫好鞋釘）和*Crooked House*（畸屋）這三本故事，它們的定稿與筆記中的大綱安排幾乎是一致的。

阿嘉莎克莉絲蒂的筆記中，另一項重要特徵是足以見出她思路與創意的流暢。她會在筆記中隨手記下思考過程，例如某些安排是否恰當？並且自我設問種種細節：何種時機較佳？何人適合當兇手？案件該在哪種場合？諸如此類。同時，她也會一口氣寫下許多聯想而來的備選想法，而非局限於單一念頭。前面提過，她不時會回頭重閱這些備忘筆記，此時過去的筆記內容往往可激發她得出更多不同的想法。John Curran指出，修訂和回收，一言以蔽之，意即舊瓶裝新酒或新瓶裝舊酒，是阿嘉莎克莉絲蒂應用筆記的一大技巧。

總結以上簡介，雖然我們無須將阿嘉莎克莉絲蒂的筆記奉為不可動搖的寫作圭臬，然而



這批筆記內容之披露，讀者猶如在推理小說女王的書房旁聽一門寫作實務課程，它們的啓示功能是无庸置疑的。最後該提的是：如果你是阿嘉莎克莉絲蒂的忠實粉絲，本書還可以給你額外驚喜。本書附錄兩篇以白羅為主角的短篇故事*The Capture of Cerberus*（《逮捕三頭獸》）和*The Incident of the Dog's Ball*（《狗的訓練球事件》），前者不同於已出版的同題故事，後者則曾改寫為長篇故事*Dumb Witness*（《死無對證》）；睽隔數十年，這兩篇都可以說是從未問世的「新」作吧？

- John Curran. 2009. *Agatha Christie's Secret Notebooks: Fifty Years of Mysteries in the Making*. London: HarperCollins. ISBN: 9780007310562.

## 後記

- 本文提到的作品，已盡可能參照遠流版《克莉絲蒂推理全集》之既有中譯，非字面意義。

